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録監生臣楊鯤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五

革冗員以安邊方疏 正德十一年　王瓊

臣查得陜西延綏寧夏甘肅三邊先年各設總兵官一員掛印鎮守係是舊例其陜西省城並固原地方原無設立因弘治十四年邊賊大舉入寇方纔暫設副總兵一員于固原駐劄不久裁革以後或留或革或兩員並設事體不一近年又將副總兵趙文暫移河州駐劄原

議邊寇寧息另議定奪現今趙文陞充總兵官專一固
原駐劄鄭卿陞副總兵更代仍在河州其額布勒等賊
已過河西事仍照舊河洮岷三州舊各有守備官一員
足以責委今戶部署郎中馬應龍奏要將副總兵鄭卿
照舊裁革委的事理相應亦與本部原擬相合及照鄭
卿先任甘肅遊擊將軍該吏部尚書楊一清保舉嫺于
弓馬習于戰鬬臨機有謀遇敵不怯以此本部會官推
陞副總兵協守陜西今署郎中馬應龍奏稱本官在彼

無事高坐罔恤軍民疾苦窮極剥削絲髪無遺頭目家人作弊百端等情合當究問但無指實合無將鄭卿革回原衛帶俸本部行移巡撫巡按官通行嚴加訪察禁治果有貪害實跡參奏治罪其鄭卿原任協守副總兵員缺不必推補河州洮岷等處事情聽巡撫都御史督同兵備副使並各守備官照舊施行　疏入得旨是鄭卿既罔恤軍民弊端百出便革了任著回原衛帶俸待查奏至日來説其餘事宜依擬行

傳奉疏 正德十一年 王瓊

臣等謹議得京城内外先年設立五城兵馬指揮司職專禦風火察奸盜及錦衣衛官校廵警夜禁緝捕盜賊監察御史廵城禁革奸弊在外通州良鄉等處各設有軍衛委官廵捕其後通州等處又設分守涿州良鄉又設守備又三年一次差御史錦衣衛官分路廵捕弘治元年因盜賊生發奏准于三千營選撥官軍一百員名于彰義門外義井兒及良鄉並清河高碑店四處每處

二十五名隄備盜賊正德初年京城內添設把總官二員委官八員各分地方每委官一員管領馬軍二十四名步軍二十五名共四百員名京城外添設把總官二員每員領有馬官軍五十員名委官七員每員管領馬軍六十名共四百二十名正德十年會議京城內每委官一員各添馬軍二十五名步軍二十五名共軍七百九十二名馬四百匹京城外每委官一員各添一百名共軍一千一百二十名馬一千一百二十匹把總並委

官俱一年一換城外把總該領官軍全給盔甲海巡馬軍給與一半八十副今年又奏差工部右侍郎趙璜專一整飭武備挑選河間等衛舍餘交與分守通州都指揮袁傑及涿州守備崔澄亦添撥官軍各給與馬匹嚴謹巡捕壩上良鄉等處正係袁傑崔澄等該管地方立法不為不密責任不為不專但京城内外人烟輳集遊食者多壩上良鄉等處軍民艱窘差役繁重以此盜賊隨捕隨發難得盡絶自去年本部會官議添巡捕官軍

數多定擬條格賞罰嚴明又給與盔甲火器馬匹草料以比一年之間把總官捉獲强盜二百餘名錦衣衛坐委官校及各該緝事衙門亦皆緝捕數多奈何世情艱難財重命輕致廑聖慮屢降明旨著落官軍用心挨拏未得寧息今又奉旨令臣等從長議處停當奏來定奪臣等愚見若欲從長計議處置停當必先撫恤軍民輕徭薄賦人得安生則盜賊自少前項節年議處捕盜事宜已極周密今若不先撫安專立嚴法搜捉擒捕誠恐

法網太密致有激變前代漢武帝時因山東盜起遣官衣繡持節發兵擊斬至萬餘級盜賊愈滋至不可禁正德四年添設廵捕御史帶領家眷專督捕盜法網嚴密賊勢愈熾兇惡之徒乘機倡亂肆行刼掠至動邊軍入勦逾年始平是其明驗以故捕盜之法固不可寛縱亦不可太嚴今將弭盜根本及先年捕盜事件開查明白合無照依弘治元年事例本部會同錦衣衛並六科十三道掌印官再行計議應否施行奏請定奪正德十一

年十二月十三日具題本月十五日奉聖旨是這先年捕盜事宜恁每還會官議處來了說欽此欽遵今將原擬捕盜事宜開列前件會議明白一弭盜根本近年捉獲盜賊多係當差軍民原無產業又被管軍管民官員不肯撫恤惟知科害以致艱窘衣食不給飢寒切身甘心為盜視死如歸合無請降敕旨令各營並在京各衛所順天府及在外直隷保定等府州縣衛所管軍管民官員今後非奉朝廷明文一夫不許擅起一錢不許擅

科敢有故違科害逼迫軍民失所許被害之人指實陳
告治以重罪前件依擬一大明會典一款凡地方軍匠
人等舊例令各家俱于門前置粉壁一面開寫本家籍
貫人口身役營伍並寫不敢窩藏逃軍逃匠囚徒盜賊
等項以憑挨究今查前例日久廢弛以致盜賊潛藏無
所警畏合再申明置寫挨究但有犯者照依律例究問
解發前件依擬不拘內外官員及勢要之家一體挨查
但有一應來歷不明及不係官員軍民匠籍之人俱不

許容留潛住如有依勢窩藏不報挨查者該城兵馬司
具呈錦衣衛並巡城御史叅奏處治一京城內外人烟
輳集去處盜賊强劫皆由夜禁不嚴巡捕不謹所致合
無今後但有强盜明火持杖强劫人家財物出入自由
火甲不行傳報救護巡捕官軍不在地方巡歷追捕將
巡捕官軍並該管兵馬司官吏弓手火甲人等俱參送
刑部問罪若地方被盜火甲知覺傳報救護及巡捕官
軍現在地方巡歷遇賊追捕者不在此例前件依擬一

弘治元年百户王敏建言要于京城内外小巷路口置立柵欄夜間關閉本部會官計議題准先于城内關廂試驗令巡城御史督同兵馬司計算工程先儘財主勸出銀兩如法成造果為有益城内另擬後因兵馬司奉行無法一概科取騷擾地方又行禁止其已修完柵欄亦不如法不久損壞今照京城之内大街小巷不止一處巡捕官軍止有七百餘名未免巡歷不周一鬨有盜昏夜追趕小街曲巷輒被藏匿合無除寬街大路不必

置立外但係小街巷口相應設門去處各置立門柵遇
夜關閉如遇追逐盜賊不得委曲隱藏本部仍委官一
員會同巡城御史督同兵馬司官相視計議如法修置
合用工料勸倩本巷得過之家情願出辦不許强逼科
害致生怨議別有良法具奏定奪前件先年已行未免
騷擾地方今不必舉行一京城外東北巡捕現有把總
都指揮楊昺西南巡捕現有把總都指揮王佐通州一
帶現有分守都指揮袁傑涿州一帶現有守備都指揮

崔澄各有原設巡捕官軍𪩘上良鄉等處皆是各官該管地方又該工部侍郎趙璜奏准許令袁傑帶領河間等衛舍餘五百員名太僕寺撥馬五百匹又行令崔澄揀選官軍舍餘五百四十二員名太僕寺撥與馬一百五十匹盔甲腰刀選給三百副合無本部再行整飭武備右侍郎趙璜並巡撫都御史李瓚嚴督袁傑崔澄等本部督令楊昺王佐等各照地方務要比常加謹用心緝捕如遇追襲强賊走出該管地方亦聽乘機掩襲會

合勦捕但不許一概搜捕妄拏平人驚疑地方事發從

重𠩄究前件依擬一各巡捕官軍捕獲強盜或地方失

事正德十年會議賞罰條例俱係暫行今已革去除陞

賞遵照舊例施行及京城內外失盜照依前例查明送

問外但係通州良鄉壩上等處在外地方被盜強刼失

事仍照正德十年會議事例把總官委官一年之內該

管地方被強盜響馬打刼一次全無拏獲委官積至五

起以上降一級十起以上降二級不及五起者委官每

一起罰俸兩箇月分守守備把總官每一起罰俸一個月捕盜該陞者照級准贖其罪庶使人心知警不敢玩忽前件依擬每年終一次兵部查奏又將另議合行事宜逐一開款一現今京城內東西二邊把總巡捕官下共有馬步官軍八百員名京城外東北西南把總巡捕官下共有有馬官軍一千一百二十員名但京城內外地方廣濶街巷數多巡邏不週合于城內每總添撥步軍一百名城外每總添撥步軍一百五十名共五百名

與原撥官軍分作兩班派定地方輪流巡邏不許私役放責一現委城內東邊把總巡捕都指揮章縉西邊把總巡捕都指揮謝素城外東北把總巡捕都指揮楊昺城外西南把總巡捕都指揮王佐俱各謀勇未聞難責成效俱各更換今不為常例會推得原委西南巡捕都指揮高讜堪替楊昺原委城外巡捕都指揮戚瑾堪替王佐指揮孫浩堪替章縉指揮郯文堪替謝素伏乞聖裁候命下之日仍令各官把總巡捕以後事故仍照舊

例兵部妥用一捕盜陞賞事例必須申明通行庶使人
知激勸查得近該兵部議得合無今後務要所獲强盜
果係聚至數十人之上兇惡顯著委曾相與對敵人所
共知行該地方覆查得實者方准照例陞級其餘緝捕
零賊並買求他人所獲輳數揑作兇惡勢衆對陣擒獲
者俱不許陞級等因正德九年七月初四日節該奉聖
旨是今後拏獲强賊果係數十人以上兇惡顯著曾經
對敵人所共知覆勘是實的方許照例陞級不許將緝

捕零賊並計買捏賧的一概朦朧奏擾欽此又查得兵部會官議得南北直隷山東河南江西等處遇有官兵人等擒斬賊級若與賊對敵就陣擒斬有名劇賊一名顆不顧陞級者賞銀三十兩擒斬隨從盜賊者每名顆賞銀五十兩陣亡者重加優恤若不係對敵止是緝捕强盜者每名顆賞銀十兩若擒獲偽稱名號首賊者又不拘定數目聽候各官斟酌加賞其不係應捕人員一體給賞等因正德六年三月十七日兵部等衙門尚書

等官王敞等具題本月十九日奉聖旨是這賞罰事例既議擬停當都准行通行出榜曉諭各該地方官員人等知道欽此前例合再申明通行若京城内外把總巡捕官及在外分守守備等官遇有擒捕緝捕盜賊查勘是實照依前例陞賞有能運謀設法擒捕强盜數多地方寧靖功績顯著者聽巡撫巡按官奏保陞級兵部遇有相應員缺不次推用一大明律内一欵凡强盜窩主造意身雖不行但分贓者斬若不行又不分贓者杖一

百流三千里共謀者行而不分贓及分贓而不行皆斬若不行又不分贓者杖一百欽此又查得問刑事例內一款皇親功臣管莊家僕佃户人等勾引外處來歷不明之人窩藏為盜坐家分贓者同發邊衛充軍其該管家長參究治罪又一款知強竊盜贓而接買受寄若馬騾等畜至二頭匹以上銀貨坐贓至滿貫者俱問罪不分初再犯枷號一箇月發落若三犯以上不拘贓數多寡與知盜後而分贓至滿貫者俱免枷號發邊衛充軍

令竊詳立法之意止欲禁止窩藏盜賊之家及接買受寄之人不敢窩贓寄買則盜賊無所藏匿寄放易得事發但令盜賊事發到官窩主及接買受寄之人多從寛發落以致人無警畏合無兵部轉行法司令後盜賊窩主及接買受寄盜贓人犯務要照依律例從重問擬枷號充軍等項發落一錦衣衛原有領馬校尉一百名務要不時往來各該地方督同兵馬火甲人等緝捕盜賊遇有强盜打刼會合廵捕官軍併力擒捕如有誤事聽

本衛提督官比較處治　疏入得旨高韺盛瑾孫浩郕文各著把總廵捕其餘准議

劾太監史宣疏　正德十一年　孫懋

臣聞織造太監史宣與沛縣官奏訐尋奉欽依將主事等官王鑾胡守約等拿解去訖臣聞之初尚驚駭謂胡守約必有遲誤御用重情隨訪得史宣在途酗酒作威肆行兇惡所過索要茶果分例或逼取折乾起關等錢又有聲言欽賜黃棍專令打死官吏勿問隨路陵辱指

揮知縣等官人民逃竄雖大驚散風聲氣焰有若雷霆道路傳聞莫不震駭計其所獲動盈千數流賊之害不慘于此及照史宣織造有年貪虐日甚贓賄之入亦動以千計南京軍民痛恨入髓先經南京科道糾劾未蒙究治近該巡按王崧奏稱進貢進鮮等項黄馬快船管運官員多勒人夫嚇取財物綁縛官吏乞要出榜禁約等因已經該部題准如有仍前違例索取財物及曲為奉承者該巡撫巡按等官指實參奏處治詔旨已行史

宣何人乃敢公然不遵愈肆兇暴一不滿欲輒行搆陷
職官若王鑾等果被中傷則各官聞風畏懼莫敢誰何
何禁令之足行耶臣竊觀憲廟時太監王敬帶領千户
王臣江南為害該廵撫官王恕奏其罪惡當明正典憲
令史宣惡浮于敬真當道豺狼也陛下明足燭奸仁足
保民而容忍史宣之惡如此耶況各處皇木續至若不
為慮臣恐沿河軍民無以自存人情洶洶易于生變昔
宋朱勔以花石綱擾害江淮卒致靖康之禍安可忽以

為細故哉惟陛下惕然深思超然遠覽即將史宣寘之重典王鑾等復其原職庶使刑政允當人心稍安而禍變可息矣　疏入帝不納

自劾不職乞賜罷黜疏　正德十一年　孫懋

臣竊惟災異之來實由人事人事失于下則災變見于上天下感應之機捷于影響甚可畏也頃者伏覩四方奏報災異比之往年特為尤甚豈非群臣不能盡職之所致耶伏念臣猥以庸愚誤蒙選擢寘之言論之司委

以耳目之寄凡時政之得失生民之休戚庶官之賢不肖皆得以聞之亦皆得以言之若聞之而不能言言之而不能盡或既盡言之矣而不能委曲開導以致主上之必納皆所謂失職也然則臣之失職亦多矣若近者以用舍之未審于是有明國是之言以委任之未重于是有存國體之言以天變之未回于是有實修省之言民害當去而憂其未去也于是有保重地之言兇惡當懲而憂其未懲也于是有安人心之言奸有當昭而徹

有未防也于是有安宗社之言是數言者皆有益于朝廷有闕于時政有切于生民有繫于庶官之賢否者也臣晝夜以思詳復以議而後敢言亦庶幾仰瀆之餘施行一二以少裨職分之萬一也豈意陛下一切留中不報臣即不審果已經聖覽以為不急姑置之耶將左右權倖務為壅蔽未之達耶謂曰壅蔽以陛下之聰明察下左右之忠誠事上且逆瑾覆車方切為戒寧有是耶謂曰不急陛下亦宜批降明示大廷公議可否可則行

之否則置之其或臣情有過激言有太驟或誤犯忌諱
武觸忤權貴陛下幸而賜之優容可也加之罪譴可也
何乃是非不分可否無辨而竟留中若罔聞耶萬一奸
人緣此陰相結黨公為隱秘果有警急陛下不聞大臣
不知其禍可勝言耶臣竊聞明目達聰堯舜所以成聖
治偏聽獨任秦隋所以致敗亡伏願陛下以堯舜為法
以秦隋為鑒則天下之幸宗社之幸也若臣待罪無狀
不能匡贊大猷裨益化理以致人事缺失上干天變災

異類仍貽憂宵旰負國之罪不容誅矣伏願陛下特賜罷黜以為人臣不能盡忠者戒　疏入帝不納

武舉議　正德十二年　王瓊

臣謹奏查得今次各處起送應舉官生人等共八百七十名內遼東二百三十七名其餘各有二三名者有全無者多寡不均四月初九日試馬上箭每人走馬三回射九矢共該走馬二千四百餘回共射七千二百餘矢本日射必不周又于初十日試馬上箭一日方畢若遇風

雨又難拘日期若不照鄉試事例酌量地方南北定數起送不惟地方取人有偏抑恐以後人漸加多難于較射況武舉之設重在騎射或有馬上中九箭步下中四箭以上者因論策不稱不蒙收録監生省祭官生員等項已有出身正途又應武舉中式仍送吏部選用未免紊亂選法舊例軍職官非親冒矢石獲有軍功者不陞令以從容較射偶中數矢輒陞二級一級似失之易千戶以下官員徒在取中支米之列終無出身効用之路

其得陞試署鎮撫知事終身支米亦無可用又文武科舉自有不同今武舉既倣文舉會試殿試事例刋錄文字其馬步數目不載錄內亦似欠缺既稱答策論三道馬上中四箭步下又中二箭以上者陞署職二級答策論三道馬上中三箭步下又中一箭以上者陞署職一級則是專以騎射為重又稱所答策論參以弓馬俱優者列為上等弓馬稍次者列為中等則是又以策論為主以致主司難以去取前項事件俱未穩當臣等議得

漢制武舉皆起布衣至唐開科亦有定議我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召集海內名儒酌古準今議定制度文職設科貢兩途以取士武職世襲故不設科然又設流官五府都督及方面都指揮俱不世襲以待有功及賢能者陞用各衛指揮千百户五年一次考選委用蓋于世襲之中而寓選舉之意則武舉之制已在其中矣天順間始議武舉成化弘治以來間一舉行猶取騎射大畧而已至正德三年尚書劉宇議定令行條格三年一次

舉行著為定例中間條格如前項所查既不取法于古又不合宜于今規制苟且事體乖謬誠未穩當臣等先已查奏不係洪武永樂年間舊例應否舉行不敢擅議奉欽依照例行令若不備陳議處誠恐紊亂舊章取譏後世伏望皇上念祖宗制度係干重事非劉宇與臣等孤陋寡聞之人所可更定遂足以為遵守乞敕翰林院儒臣攷據古今詳度事理如果舉用將才秪應遵照舊例于武職中推舉攷選賢能之人及于功陞官内酌量

推用則武舉一科不必另設若世襲武職之外恐有遺
材則參酌古今定立武舉制度務在事必師古不礙今
制將前項現行條格未穩事件逐一改擬停當開陳明
白徑自具奏本部會集多官再議上請定奪其以前武
舉中式官生人等內都指揮果有行檢材能者照例推
用千百户鎮撫總小旗及舍人軍餘所陞試署職級內
有情願赴各邊總兵等官處報効殺賊者在京者具告
本部在外者具告該管官司轉行本部各送所告地方

總兵等官處參隨殺賊該支米石就于彼處查照支給仍聽廵按御史查點不許寄帶空名冒支食米其生員民庶人等所陞試署鎮撫知事及試廵檢聽該管上司就委本處本州縣衛所專管廵捕如有犯罪依律問草議奏得㫖是令後武舉還照舊舉行其間事宜有未備的㑹部裏還議了來説

聲息等事疏　正德十二年　王瓊

臣等謹議得宣大鎮廵官現奏賊營大衆近邊駐牧入

寇之舉旦夕難測延綏官軍已調大同遼東官軍現在
薊州駐劄給有賞賜馬匹亦該同時調去令若遲疑不
決令蕭滓自行哨探亦待宣府報有緊急纔令前去必
致坐失機會虛調無用查得近來因謀慮不當無事不
調否即班師有事纔調緩不及事糜費錢糧動以數十
萬計前項南京兵科給事中周用等所論切中時弊臣
等深以為戒明白具陳誠欲為先事之謀以弭患省費
非敢偏執一見必欲自用也伏望皇上俯察用兵機宜

關繫最重現今宣大各報賊衆逼境奸謀難測特允臣等原議即令蕭滸統領人馬過關隨宣駐劄相機戰守有事策應兵精可得其用無事徑回兵少亦不多費如此調度似為得宜若必待寇犯宣府然後出口往返十日必不得用不如此時即回遼東尤為省便臣等叨掌兵政事有所見不敢隱默再照團營官軍臣等原擬行提督官計議應否挑選備用會議停當具奏定奪不曾奏要馬不下場令奉欽依團營下場馬匹照前收放則

是不准各官會議惟以户部所議為主竊恐職掌侵越
事難責成萬一如去年賊勢强盛大舉入寇軍令戒嚴
倉卒無措雖是罪坐所由臣等終難辭責伏望皇上俯
念兵機最重委任當專許照臣等原擬行團營提督官
計議應否挑選備用奏請定奪庶明炳先幾事無後悔
不勝幸甚　疏入得旨是蕭滓便寫敕與他著統領人
馬前去鄰近宣府地方隨宜駐劄相機戰守會合策應
毋致誤事團營官軍應否挑選備用恁每還會議停當

來說

給衣禦寒疏　正德十二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遼東右參將署都指揮僉事蕭濢呈稱原選調宣府征進官軍來時各穿夏衣即今八月天氣漸寒缺錢置買棉花乞要給衣禦寒一節查得常年各邊調來策應官軍原無另給胖襖袴鞋事例前項正德八年延綏遊擊李愷官軍三千員名調來山西策應正德九年遼東遊擊林睿調來薊州駐劄俱該工部並本部

議擬奏准給與胖襖袴鞋蓋念調征之苦時將寒陳不能自備衣鞋所以不拘常例給與實非過也今遼東官軍自遼東遠來調去宣府駐劄策應又非先年遊擊李愷調在山西駐劄之比若不准給軍士受凍致疾將何以責其効力殺賊若遼東官軍既准給與其延綏官軍連年調出在外比之遼東官軍勞苦尤甚若不一例准給誠恐恩惠不得均普致生嗟怨合無本部移咨工部查照前項李愷林春事例不為常例將蕭滓杭雄朱鑾

周政各領官軍俱照數查給胖襖袴鞋庶使調出在外軍人不受寒凍緩急可用　疏入得旨是蕭滓並杭雄等所領遊奇官軍俱准照數與胖襖袴鞋不為例

申明賞罰疏　正德十二年　王守仁

臣惟招撫可偶行于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于長惡怙終之寇可施于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于佯服隨叛之黨按南贛閩始有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猶或與之相角及有司以為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

賊遂靡然相從而不畏死百姓益無所恃而日益受害平良多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是故近賊者為之戰守遠賊者為之嚮導處城郭者為之交援在官府者為之間諜其始也出于避禍其終也從其為惡故曰賊盜之日滋由于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人共怒獨有司必欲招撫豈得已哉使强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然而南贑之兵素不練養類皆脆弱兵力勾攝將至賊已稇載歸巢

矣或猶遇其未退則望塵先奔不戰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為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茍免坐視之罰也間有任事者勤捕之策行則必徵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至于落職敗名者有之若招撫之策行可以安居地方多事亦不得滯其遷轉夫如是亦孰不以招撫為得計耶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賊葢招撫之議其始也出于不得已其卒

也遂守以為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于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敗亡之卒以抗強敵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進而効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不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云兵之情凡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故曰兵力之不足由于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

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夫兵得隨時調用而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之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皇上特敕兵部俯採副使楊璋之議亦如往者律例再加申明臣亦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無以逃其死矣若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至于僨軍敗事然後選重臣

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于所失矣疏入帝從之

請回鑾疏 正德十三年

吳儼

臣初聞聖駕出京幸昌平等處曾具疏瀆冒聖聰言詞蹇拙不蒙採納既而又聞八月廿八日聖駕復出過居庸關幸宣府又幸大同宰輔不及知羣臣不及從三軍之士不及衛護以行臣戰懼驚惶罔測聖意之所在伏而思之是必邊境弗靖羽書急數陛下慮羣帥之不力

憫邊氓之被俘急于制馭遂不遑咨之廟堂謀之帷幄而行耳不然沙漠之淒涼決不若京師之富麗邊塞之馳驅決不若宮禁之尊嚴陛下奚取于此而輕身以幸之哉古之聖帝明王不能無外夷之患三苗不服虞舜固征之矣而奉辭伐罪乃責之大禹舜實未嘗自征玁狁孔熾周宣固伐之矣而出師致討乃責之尹吉甫周宣實未嘗自伐載之詩書昭然可攷今在廷之臣文武如林寧無一人忠貞謀勇可以委任而陛下必欲自行

耶夫君居其逸臣任其勞此古今之大義若天冠地屨不可得而易者今陛下自任其勞而以逸遺臣下是愛身不若愛臣下之深也無乃倒置歟聖駕初出之時臣民引領北望皆謂回鑾必在九月萬壽聖節則天下之朝賀者畢至四夷之貢獻者在廷豈宜使之空行九月過後又謂回鑾必在十一月長至令節則九月有歲享之大祭兩宮有慶賀之大禮豈宜遣人以代十一月過後日望一日今又過元旦若干日矣聖駕已回遠不能

知萬一未回則郊祀大禮古今所重尤非臣下所敢代者將遂缺而不舉歟若謂敵尚在邊則待靖敵而後聖駕可回歟萬萬無此理且京師者天下根本之地郊社宗廟于此乎建立宫殿陵寢于此乎奠安羣臣百工于此乎會萃三軍萬姓于此乎長育財貨珍寶子女玉帛皆于此乎輻輳外之郡國雖或有一二富庶必不及京師萬分之一况遠在邊徼者乎譬諸人身京師猶腹心也郡國猶肩背腰膂也邊徼則四肢也腹心安然後肩

背腰脊安肩背腰脊安然後四肢無恙今有人焉養其四肢而心腹之不安則不顧是可謂之善養身乎况今京師内外人心揺動口語藉藉轉相傳播淮徐以南荒僅千里去冬三月雨雪爲災民無衣食至于父子漂流兄弟離散畧不係戀閭有自經及投水而死者民窮至此安保其不爲盜哉臣恐所禦之敵尚遠隔于陰山而不虞之患或猝起于肘腋此不可以不煩聖慮也伏望皇上念九廟之統緒思兩宫之付託審内外之輕重恤

黔黎之窮苦速回聖駕端居九五修明政教委任賢才則百廢盡舉萬國來王無復北顧之憂矣臣縻禄留都山川脩阻恨不能俯伏道左扣馬泣諫不勝惶恐戰懼之至 疏入帝不納

劾朱彬疏 正徳十三年

臣竊覩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為所禍者葢其始也媚君以徼寵其終也挾君以自恣必致危人宗社而後已載諸史冊可具攷也竊照都督朱彬本以梟雄之

資兼懷憸邪之念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游衍馳驅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由是陛下聖德為彬所累者多矣况復怙寵恃恩愈肆無忌游樂罔節輕褻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臣即欲指名論奏猶恐傳言未真且猶兾彬改心易慮自為善後之圖誠不意彬自知罪盈惡積公議難容乃欲挾陛下自庇故又導聖駕出居庸關又無大臣一人保護置陛下孑然獨處于沙漠苦寒之地者殆將半載險哉彬之

用心誠有不可知也且彬武夫其于前代若漢高白登
之事或有未知至于我朝英廟土木之變則固習聞之
矣何故乃導聖駕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外敵
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六日六夜使當時各鎮之兵
未集狂狡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往轍哉然昔王振之挾
英廟猶以敵衆犯邊率師親征今彬之挾陛下不知何
所為哉是振以禦寇彬以誘寇彬之罪又浮于振矣且
聖駕在外萬幾叢委兩宮違養廟享不親四方災異迭

見遠近盜賊蠭起中外臣民疑懼向非皇天眷念之有歸朝廷法度之具在宗廟社稷亦岌岌乎危哉是彬也不獨陛下之罪人實宗廟社稷之罪人且彬在一日則為宗廟社稷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容一朱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臣竊又料彬無以自解必將肆為巧言以為行止皆出陛下欺罔聖聽夫陛下臨御已十有三年于兹何前此未聞他輩自彬用事而乃輕出不常如是耶在陛下左右之臣亦多矣何以皆不及從獨彬為之先

導耶正使實如彬言又獨不可諫止之耶故自彬言之以為赤心事陛下自臣觀之實未免包藏禍心彬之罪固有不得而逃矣陛下于此亦宜不欲復庇之矣臣叨荷國恩養育成材備員言官當此權奸稔惡之秋正委身圖報之日如緘口自默徒切浩嘆禍亂已成噬臍何及故不得不極力痛切為陛下言之且嘗伏讀祖訓有曰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當未知之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慎勿姑息大矣皇言所以為萬

世聖子神孫告者明且切矣伏乞陛下仰承祖訓俯納
芻言急勅錦衣衛將朱彬拏送法司按鞫其罪從重處
治以雪神人之憤以為奸惡之戒　疏入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録監生臣楊鯤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六

請崇典禮親政務疏正德十四年

楊廷和

臣竊惟大祀南郊乃人君敬天第一事皇上所以仰承天眷命茂膺景福者端在于此今聖駕南征罪人既得實天佑我國家所以戡定禍亂如此之速正宜奏凱班師舉行大禮告成於天以致享薦之誠明年春孝貞太皇太后大祥祔廟奉安神主俱應皇上躬親行禮非臣下

所敢攝行者又今天下諸司官員赴京朝覲吏部會官攷察必須皇上親臨黼座面賜裁決近日以來内外衙門具題事務累次齎奏日久未見發出施行率多積滯如推用巡撫等項官員處置各邊兵糧問擬罪犯等事動經數月未奉明旨人心疑惑誤事非細所據前項典禮政務關繫重大不可輕忽伏望聖明留神省覽俯賜采納中外臣民不勝慶幸　疏入帝不納

止微行疏　正德十四年　楊廷和

臣荷國厚恩叨官内閣供職無狀心竊憂懃竊見近日以來在京各衙門題奏一應軍馬錢糧緊要事情動經旬月猶未得旨事多壅滞不行又道路相傳聖駕不時巡行市肆或至野館菜園等處遊幸夜或不歸甚至馳驟街衢衝冒風雨深更靜夜出入宫門臣等初聞且驚且疑未敢輕信已而流傳既久衆議紛然今亦不敢不信况聞遠處軍民皆有不美之談臣等之心尤有不勝其隱憂者謹具奏聞伏惟聖明鑒納自今以後切望尊

居九重裁決庶務頤養天和茂隆國本流通政務安内攘外綿宗社億萬年無疆之慶臣不勝惓惓之至　疏入帝不納

防邊患疏　正德十四年　王瓊

臣謹奏議得明年黄河凍開邊敵大營若在河東威寧海子等處駐牧仰頼皇上威武嚴督宣大將官整搠軍馬及調延綏遊奇兵馬相機戰守邊敵入境必遭挫衂但恐河開邊敵在套駐牧擁衆深入延綏寧夏陜西地

方廣闊兵馬分布不周難為戰守查得今之黄河套即漢河南朔方之地自古匈奴所居為患中國我朝除以前年分不查外弘治十四年套衆大舉深入命太監苗逵保國公朱暉統領京營官軍勦殺人命工部侍郎李鐩督理軍餉弘治十八年套衆大舉深入正德十年又大舉深入豫設總制都御史鄧璋調各路人馬防禦敵衆俱至固原平凉下營分投搶殺官軍寡弱俱未能成功正德十三年套衆闖知固原有備蘭翠空虚欲從乾

鹽池西入蘭靜搶殺今不及早議處邊敵在套陝西地方必又被害合無本部差人馬上齎文交與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各該鎮巡官各差的當人役哨探查勘黄河凍開之後邊敵大營若不在套在于河東威寧海子等處駐牧宣大山西三鎮嚴謹隄備延綏遊奇兵馬聽調策應若不過河在套駐牧待候草長田茂勢將深入之時延綏遊奇等兵俱分布定邊安邊等營寧夏人馬俱分布花馬池等處遞年敵衆經行之處

遇寇侵入會合勦殺陜西鎮廵官豫先計處除環慶固
靖守備人馬及固原遊兵外再量調取腹裏衛所州縣
堪用戰陣官軍土兵民壯編成隊伍委官管領處置盔
甲馬匹並查照舊例豫造戰車火器礮銃等項料敵必
由之路設伏隄備一遇敵入出奇奮擊或乘夜斫營或
截其歸路伏相機行事再行宣府大同甘肅各鎮廵官
各挑選精銳官軍三千員名定委將官統領俱約定五
月以裏到于固原會合禦敵户部奏差堂上官一員整

理軍餉本部另行議奏差官處馬匹聽候屯置軍一應禦敵防邊本部令擬不盡事宜聽各該鎮巡官作急計議具奏定奪如此庶謀有豫定事得先機伏乞聖明俯念近年邊敵大肆搶掠地方受害早賜裁處特敕各該鎮巡官遵守施行邊方幸甚　疏入得旨是近年以來邊敵深入搶掠地方受害這禦敵防邊事宜恁部裏計處周詳議處明白便差人馬上齎文著各該鎮巡等官依擬行不許怠玩

停差燒造太監疏 正德十四年

唐龍

臣惟鎮守太監一到地方凡百供應役使與夫無名之徵歲該銀幾萬兩奏帶參隨供奉又該銀幾萬兩至于燒造太監應辦物料與供應役使之人歲該銀二萬七千餘兩通總計銀十萬餘兩皆取於民西江地方被宸濠所虐誅求殆盡且連被災旱田無擔石之收室無升斗之積官兵四集民窮財盡殆未有如今日者設補鎮守燒造太監則前項銀兩何所出辦再念江西人稠俗

黠人稠則易集而難散俗黠則易動而難安况盜賊無種起于飢寒禍福無門生于窮廹即今鄱陽湖賊船數百往來刼殺各府州縣非吿白晝殺人則訴黑夜刼奪盜賊無處無之兼之桃源東鄉贑州南安懷疑之輩反側未安臣朝夕致慮為今之計惟有鎮之以安静和平庶幾無虞若地方稍加騷擾則其變立起矣前議查革不蒙俞允未幾鎮守燒造太監相繼差出百姓聞之相顧失色且懼且泣曰人殃乃至乎頃蒙聖明將郎得挐

問尹輔取回百姓聞皆私慶曰人殃幸不來乎自兹良善樂業矣官府不添科派矣獄訟賊盜日可消矣夫前項太監初本為地方而設令聞其來憂愁懼泣則若遇蛇蝎聞其不來則歡忻鼓舞若脫水火是誠何賴焉且江西前此之民止遇兵戈旱暵與宸濠之毒而已加以淫雨無時洪水迭至禾稼渰溺室廬傾圮民之困苦比前尤甚伏望查照天順年間停差事例將江西鎮守太監崔和取回別用一應地方事宜俱責成巡撫三司等

官綜理將燒造太監永久查革磁器行令饒州府督造起解供用臣又惟今之太監即古之閹寺也周禮閹人寺人掌王宫門掃除之役一切政事皆不預焉太祖初定天下百僚庶職無所不備而獨不立鎮守太監蓋倣周為治也其措意誠遠立法誠至永樂間始于緊關處暫設鎮守是時江西尚無嗣後乃不以原立者為成法而以暫設者為舊規甚至數人而營一缺一年而更數人以致横政肆出綱紀蕩然民財蠹耗海内多事孝廟

末年深知其害力與劉大夏商議罷之後復中止至今天下以為憾夫求治者必先去其妨治之源愛民者必先除其害民之本鎮守太監誠今日妨治害民之大者也伏望斷自宸衷將各處鎮守一併查革以復太祖之規以成孝宗之志則天下之禍亂于是乎塞蒼生荼毒于是乎除矣　疏入帝不納

江西捷音疏　正德十四年　王守仁

臣竊惟寧王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

不軌之謀已踰一紀兼以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淩十一之屬召募四方武藝驍勇者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于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脅其商旅軍民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偽傳檄諭以搖惑人心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懾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與

之抗衡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待時非智謀忠憤不足其氣熖使然也臣才自囿于凡庸知每失之迂謬當玆大變輒敢冐非其任以行旅百數起事於危疑顛沛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首惡是固上天之陰騭陛下之威名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于將萌見機于未動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凛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為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敕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

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擣窮追人徒見殷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豫謀早計之功又孰得而先之乎伏願皇上論功錫命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于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

難窺允願皇上端拱勵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絕姧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　疏入帝不納

邊軍缺食乞早議處疏　正德十四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巡撫宣府都御史甯杲咨稱各路城堡官軍擁門稟告月糧半年未支人心憂惶不能度遣將來冬深及春夏軍日愈貧飢日愈甚逃竄死亡日多墩堡空虛誰與戰守要早議處一節臣等議得會計邊儲惟由户部職掌而軍士逃亡實與兵政相關且祖宗朝開

設邊鎮屯兵集糧百五十餘年俱有定規令一旦匱乏如此若非原額虧欠必是浪費過多若不急為議處禁止軍士逃散失誤防禦關繫匪輕合無本部馬上齎文交與都御史甯杲等將缺糧軍人處置借支從權寛恤毋拘常法逼迫逃竄仍咨户部作急查議拖欠者追補缺少者借撥及查近年不足之由令日足用之法議處明白作急陳奏定奪庶軍不困憊邊備幸甚　疏入得旨是

陳急務疏 正德十四年

黄鞏

臣謹奏伏惟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綱紀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蓋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天子亂本已成禍患將起試舉當今最急者陳之一崇正學臣聞聖人主静君子慎動陛下盤遊無度流連忘反動亦過矣臣願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延故老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薫陶德性而聖學維新聖政一舉二通言路言

路者國家之命脈也古者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今則不然臣僚言及時政者左右啓不以聞或事關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事達雖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亦何由知臣願廣開言路勿罪其出位勿責其沽名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正名號陛下無故降稱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嘆如此則誰

為天子者天子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將軍事陛下天下皆為將軍之臣矣今不削去諸名號昭上下之分則體統不正朝廷不尊古之天子亦有號稱獨夫求為匹夫而不得者竊為陛下懼焉四戒遊幸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為不可既而幸宣府矣幸大同矣幸太原榆林矣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相保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至此極也近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

奔踣怨讟煩興令江淮大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陛下又重釁之幾何不流爲盜賊也姦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昵羣小夫豈有毫髮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旁觀如秦越人不相休戚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之詔罷南巡撤宣府離宫示不復出發内帑以賑江淮散邊軍以

歸卒伍雪已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為也五去小人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覩富貴者實繁有徒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者則江彬之為也彬行伍庸流兇很傲誕無人臣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不聞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心腹付以京營重寄使其外持兵柄內蓄逆謀以成騎虎之勢此必亂之道也天下切

齒怒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亦何惜一彬不以謝天下哉六建儲貳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揺揺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養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為陛下殆倒置也伏望上告宗廟請命太后旁諏大臣擇宗室親賢者一人養于宮中以繫四海之望他日誕生皇子仍俾出藩實宗社無疆之福也 疏入帝怒甚下詔獄復跪午門五日期滿仍繫獄越二十日廷杖五十斥為民

諫泰山進香疏 正德十四年

鄭善夫

臣聞芻蕘草野皆得獻于君臣待罪禮官竊守職事不能匡正萬一愧死無地近奉明旨有以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前往泰山獻香者竊念此事雖芻蕘草野苟有一念愛君蓋有蒙死而言其必不可矣况臣身有官守職與奉行者哉臣聞天子端居外屏以示嚴也非郊社弗離其宗廟以承重也宮墻九重出則警蹕以防奸也夫以天下大器權奸側目而不敢發者無其便耳陛下獨

不見劉瑾之事乎陛下託瑾以心膂委瑾以機務時豈不以瑾為盡忠社稷且日在左右而一旦叛逆乃爾況今乘輿遠出萬一變出陛下誰保以無虞乎前車之覆後車之戒臣不敢斷其必無也且陛下遠舍宗廟以祀泰山誠以為社稷人民耶臣聞雨露所滋無不孳息雷霆所壓無不摧折煦然而福肅然而威萬化時行百神率職者天也泰山之神其有尊於天乎故于在天之下者祖宗相承之社稷人民也今以付之陛下誠欲陛下

敬天之威和其人民保其社稷而能享其宗廟獻香之事其有重于郊社之禮與禘嘗之義乎今陛下郊不親牲齋不誓戒改卜者三出而馳道恐非所以事天享帝也禘嘗大禮率不親往恐非所以尊祖敬宗也是故圜丘之上烈風揚沙太皇太后祔廟之夕而七月雨雹此天戒也陛下顧不動心敬此天戒乃輕萬幾冒重險以事于泰山何哉臣見五岳之神不啻天之僕隸也暴慢于主翁而敬恭于僕隸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敢享也

況今民窮財盡青齊淮楚之間水旱連年甚至有父子相食者六飛一過埶必嘯匿山谷儻重傷心更何以徼福于社稷哉夫興亡之勢皆積漸而後成不可不察也陛下連歲北巡而為陛下留行者抗言有害而未見其害非惟無害而反有利宜陛下厭言者之無稽而果于獨用其意也臣愚以陛下之漸成矣昔扁鵲再說齊君不用三見而遁去嘆曰昔公疾在腸胃湯熨可及也及在腠理鍼砭可及也今入骨髓矣雖有司命將奈之何

哉臣恐失令不治而扁鵲遁矣天下名實方懼大乖春秋尊無二上制王公而下皆曰人臣令忍以天子之尊自貶而稱公此莫大之怪也非但大怪也且必有大憂令天下藩王皆陛下臣子也車駕所至萬一以公禮處陛下將安而受之耶抑責其不臣無禮耶明明祖訓臣恐彼有執詞矣且陛下之所欲自封者豈不以雄姿大畧自足累功將相耶然袵金革暴霜露縱能手格單于身甚勞而功顧甚鄙也臣聞堯舜惟恭默無為而萬世

言治不聞其擅一將之長令不師堯舜則亦已矣亦不聞有先帝乎先帝敬天勤民親賢遠色察佞幸絶游畋亦惟自正其心以為天下本實未嘗有所作為下親將相之事也然而文武効用身不勞而天下治此陛下與左右所習知者陛下夜氣清明之時獨不一思先帝之所為乎臣竊以治亂之機實在陛下一心心一正則百邪皆廢陛下試一轉移靜求先帝何故身不勞而反治今何故身獨勞而反亂則一切荒淫悖謬之事將自追

悔不暇只此一念欲成堯舜事業不難也夫以陛下之聰明英武顧不惜勞瘁其身以求治而豈惜一念之轉移哉惜無明習者早為陛下陳之也臣本草野職非言路所以寧觸忌諱不敢愛死者誠惜陛下之英明而不忍視天下之日敝也謹疏上聞伏俟敕旨　疏入忤旨廷杖

請還宸濠所占民田疏　正德十五年　唐龍

臣惟財者民之命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

則邦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裕民成給足之風君子一體古今同符今寧賊宸濠志窮荒度謀肆併吞其于民間田地山塘房屋或用勢强占或減價賤買或巧為准折或妄行抄收中人之家一遭其毒即無棲身之所上農之田一中其奸即無用鋤之地猶且虛填契書以杜人言私置簿籍用增稅額利歸一己害及萬家前副使胡世寧直言指陳繼科道官交章舉發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詔書曰宸濠天性凶惡自作

不靖强占官民田產動以萬計則陛下明以燭奸深知宸濠田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則陛下仁以憫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聖言具在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頃者宸濠既敗一應田地山塘房屋俱抄沒造報矣但查勘時業主多因驚散上司急欲了事依契溷查占買未分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人猶抱失業之恨澤未下究怨徒上歸況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後瓦柱僅存田野

之間草萊漸長兼以勢豪奸徒有私竊之計開埋沒之端其在南昌新建與惡同處受害獨深賊師起事抄掠尤慘圍雖已破殘者未蘇查得二縣額派兑軍准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石有零准益二府禄米兵四千二百石節奏寛免未奉停徵民納不前官宜為處然一方之統會在于省城各府之錢糧併于司庫令布政司官先被賊兵刦掠繼因軍餉動支萬一變生則寸寸兵尺鐵皆無所需束芻斗糧亦不能辦且省城各門

城樓窩鋪及諸司衙門先為王府占據多屬疎隘近因水災蔓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因陋就簡誠一時之不可廢者也乞敕該部速為處分工恤公家之所急下濟萬民之所需則庶乎財聚而民安矣　疏入帝命下部議行

水災自劾疏　正德十五年　王守仁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為之收

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菲才謬膺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曽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吉贑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黍苗淪没室廬漂蕩魚鼈之民聚棲于木抄商旅之舟經行于閭巷潰城決隄千里為壑煙火斷絶惟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

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臣啓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縱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尚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以非常之災危急若此當是之時雖使稷契為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況病廢昏劣如臣之尤者而畀之偃然坐尸其間譬使盲夫駕敗舟于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況部使之催徵益急意

外之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尚有接濟之望茲湖湘連歲兵荒閩淅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勦未息南畿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閭亦飢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已絶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于未形致令猖突震驚遠邇乃勞聖駕親征師徒暴于原野百姓殆于道路朝廷之政令因而闕隔四方之用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避

形迹之嫌苟為自全之計隱忍覲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為忠而不知日陷于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為權而不知自棄于舊章徒以掇拾羅織為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徵索為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于國下不能有濟于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尫羸衰眊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

名災而致變況備而有之其所以逮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惟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廵撫即以臣為顯戮彰大罰于天下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即不以之為顯戮削其禄秩黜還田里以為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矣　疏入帝不納

乞寛免税糧疏 正徳十五年　　王守仁

臣照得正徳十四年七月内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

屬廬陵等縣各申為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於秋七月不雨未苗未及發生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嘆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乘釁鼓亂傳播偽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洶洶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禁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

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況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飢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飢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為亂將若之何乞敕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于本年七月十三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大

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咨至拜臨塡城塞郭百姓

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

走以給廝養一應誅求妻孥鬻于草料骨髓竭于徵輸

當是之時烏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

逃竄山澤羣聚為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

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于梃刃搥撻之下郡縣官吏

咸赴省城于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

上下洶洶如駕漏船于風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

暇豈遑復顧其他為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徵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惶恐不能為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為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徵科之未完而暇為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胥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于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

而又困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徵歛當是之時有司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朘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為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徵之令閧然興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為紿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猶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朝廷赤子背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

恤又從而追徵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諭之而益呶呶甫懷收復之望又為流徙之圖計窮勢廹匿而為奸肆而為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怪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剥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雖朝廷亦嘗有寛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寛恤賑濟内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夫措置

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之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臠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尅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什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飢刳其腹胷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今戶部以國計為官漕運以轉輸

為任令歲額之摧交兑之促皆其職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揺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乞敕該部速將正徳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寛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残破尤甚者重加寛貸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觧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于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税不過四十萬石今各四十萬石

而不肯蠲異時禍變猝起即出數百萬石已無救于難矣此其形迹易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斂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　疏入帝不納

請正大獄疏　正德十四年　楊廷和

臣惟科道官劾奏張銳等罪惡陛下赫然震怒下之法司天下聞之交相喜慶既而法司議上再命會官詳審

臣等擬票進呈俱從上改竟至寛貸聞者莫不駭愕以為不誅此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靈不妥萬民之心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語曰上無失政下無私議殺一人而千萬人懼天下之大政也縱奸長惡而使亂臣賊子無所懲戒此行政之大失也所以科道與刑部司屬相繼言之或交章或獨奏入則議於朝出則議于巷遠臣小吏亦將有聞風而言者不意聖明有此舉措也自古帝王制刑三千餘條曰元惡大憝

不待教而誅皇祖大明律一書首之以十惡大罪不待時而決如張銳等正所謂誅不待教殺不待時者也堯時四凶之罪不過巧言令色治水無功而已舜誅殛之而天下咸服今張銳等之罪萬倍于四凶而其罪止子充軍何以服天下之人心爭姑以近日之事校之張銳等所犯與錢寧江彬相同畢真王綸等又在其下錢寧等既伏誅而張銳等乃得保其首領罪同罰異使錢寧等有知亦當不服于地下矣此輩縱不一一皆誅而張

銳張雄張忠三人決不可赦伏望俯納羣言即賜宸斷將張銳張雄張忠三人仍依原擬則大法以正而人心皆服天下傳之史册書之直可與舜之誅四凶千古並美矣　疏入帝不納

請均田役疏　正德十六年　唐龍

臣惟國初計畝成賦縣有定額歲有常征故糧均而民不病今江西巨室置産者遇造册時行賄里書有飛灑現在人户者名為活灑有暗藏逃絶户内者名為死寄

有花分子戶不落戶眼者名為畸零帶官有留在責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名為包納者有全過割而不歸正戶有推無收有總無撤名為懸掛掏回者有暗襲官員進士舉人捏作寄莊者在册僅紙上之名在戶皆空中之影以致圖之虛以數十計都之虛以數百計縣之虛以數千萬計遞年派糧編差無所歸者俱令小戶賠償小戶逃絶令里長里長逃絶令糧長糧長負累之久亦皆歸于逃且絶而已此弊惟江西為甚江西惟吉

安為甚故遇僉當糧長者大小對泣親戚相弔至有寧充軍毋充糧長之謡臣嘗立法清理雖未收釐革之功亦稍有規正之漸大抵利者人之所欲也利多則樂趨法者人之所畏也法輕則易犯臣伏覩律例欺隱田糧罪止滿杖其田入官所欺税糧依數徵納若詭寄影射并受寄者罪如之其田改正各鄉書手飛糧二百石以上發邊衛充軍夫不法之徒但知收租不知納糧里書但顧圖利不顧壞法皆奸民之首也今罪止於杖照常

發落所以不可禁也乞令守廵官分詣地方嚴督州縣將境内飛詭田糧酌量弊深者挨田丈量輕者挨戸清理究首尾之因度廣狹之則定高下之科分肥沃磽瘠之等均壅淤開懇之數各將原糧填入原田付歸原戸使圖總都總縣總每圖令造流水冊各十本每年各收一本每縣造大流水冊各四本解南京後湖各一本布政司并該府州縣收架各一本以後因戸推田因糧編差戸與田有一定之額糧與差無兩避之患庶幾弊革

利興一勞永逸賦役自此可充戸口自此可復息盜止
訟未必無少補焉　疏入帝命下部議行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六